

闲趣坊一
10

陈平原
凌云岚
编

茶人茶話

老子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陈平原
凌云岚
编

茶人茶話

李子超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人茶话 / 陈平原, 凌云岚编.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11

(闲趣坊)

ISBN 978-7-108-04246-0

I. ①茶… II. ①陈… ②凌…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4213号

责任编辑 卫纯 郑勇

封面设计 康健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1.875

字 数 236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28.00元

小 引

陈平原

平日里与烟酒无缘,勉强称得上“嗜好”的,便是吃茶了。因“吃茶”而关注茶人茶话、茶事茶文,好歹也算“水到渠成”。

按国人的思路,所谓“茶余饭后”,必是“闲话”无疑。既是“闲话”,很容易以“很久很久以前”起兴。我的“很久”,其实也就十几年。记得是90年代初,游学日本,访得岩波文库本《茶之书》,对冈仓天心(1862—1913)关于茶道的理想即是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悟出“伟大”这一禅的概念的产物,大为喜欢。回来后,翻阅周作人文集,方知其早已着我先鞭。在撰于1944年的《〈茶之书〉序》中,知堂感慨“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且称谈酒论茶,“若更进而考其意义特异者,于了解民族文化上亦更有力”。我虽深好此语,惜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两年前,指导一日本学生撰成硕士论文《周作人与日本文化——以饮食文化为中心》,着重考察周作人如何借冈仓天心接受、理解、阐发日本茶道精神,才算圆一小小心愿。

我之所以格外欣赏冈仓天心以及周作人之谈论茶人茶事,

不仅仅是学问,也不仅仅是生活态度,某种意义上,更是因为文章。私心以为,茶之甘醇与文之幽深,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借用陈继儒的话来说,便是:“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茶董小序》)古往今来,嗜茶的文人很多,因茶而兴的好文章,想来当也不少。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散文史》,竟收入诸多谈论茶人茶事的好文章,如陆羽的《茶之源》、《茶之饮》,吴自牧的《茶肆》,陈继儒的《茶董小序》,袁宏道的《惠山后记》,张岱的《闵老子茶》,田艺蘅的《宜茶》,以及近人周作人的《喝茶》、阿英的《吃茶文学论》、黄裳的《茶馆》等。并非有意为之,只能说是趣味使然;等到书出版后,闲来翻阅,自己也都大吃一惊。

几年前,在北大为中文系研究生讲“明清散文”选修课,在分析陈继儒的为人与为文时,谈到“酒和茶不止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饮料,它对人的身体,对人的气质,对人的情感,对想象力的驰骋,都会有所影响”;甚至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借“茶与酒”来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讲稿整理后,交三联书店出版。责任编辑郑勇君以前随我念过书,对我的生活趣味及文章风格颇有了解,于是再三催逼,希望早日兑现诺言。正为“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而苦恼不已,郑君又有新的主意:邀请我和以前的学生、现在中国传媒大学任教的凌云岚君合作,选编《茶人茶话》。

半个多世纪前,世界书局曾出版过作家胡山源“将古今有关茶事的文献,汇成一编,以资欣赏”的《古今茶事》。据编者称,此书材料,“统由各种丛书及笔记中采撷而来”(《古今茶事·凡

例》);可实际上,该书选材,仅及于清代。毫无疑问,晚清以降诸多谈论茶人茶事的好文章,也都值得“汇成一编,以资欣赏”。如此设计,有趣,且难度不大。编选工作主要由凌君负责,我只是出出主意,并撰写序言。

从80年代末编“漫说文化”丛书,到今天奉献给读者《茶人茶话》,时光流逝,老大无成,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坚信日用起居以及饮食男女中,蕴藏着大智慧、好文章,这一思路没错。卸下盔甲,抖落尘埃,清茶一壶,知己三两,于刹那间体会永恒,此乃生活的艺术,也是文章的真谛。

2006年5月17日于京北云佛山

尽管在本书编选、出版阶段,我们和三联书店一直在尝试多方努力,希望取得入选稿件作者的出版授权,但迄今仍有部分本书作者未能取得联系,请版权持有人见书后惠函三联书店,以便寄奉样书和稿酬。

编者

2007年8月8日

目 录

1 小 引 陈平原

辑一 茶雅

3 关于苦茶 周作人

7 《茶之书》序 周作人

10 茶汤 周作人

12 茗饮 范烟桥

14 说茶 曙 山

18 中国人与茶 钱歌川

23 外国人与茶 钱歌川

31 品茶 黄 裳

36 吃茶颂 谢兴尧

42 吃茶 邓云乡

52 《金瓶梅》里的饮茶风俗

陈 诏

59 茶诗四题 林 林

65 茶禅闲话 葛兆光

72 茶禅续语 葛兆光

辑二 茶俗

81 上海的茶楼 郁达夫

85 茶馆 金受申

98 喝茶 金受申

109 陆羽茶山寺 曹聚仁

115 茶在英国 萧 乾

122 茶馆 黄 裳

126 中山公园的茶座

谢兴尧

134 洞庭碧螺春 周瘦鹃

136 苏州的茶食店 莲 影

140 英茶小史 华吟水

144 茶坊哲学 范烟桥

148 茶馆 缪崇群

154 阿婆茶考 陈 诏

157 泡茶馆 汪曾祺

167 喝茶 唐鲁孙

170 北平四川茶馆的

形形色色 唐鲁孙

176 门前的茶馆 陆文夫

179 大理茶忆 晓 雪

184 香港茶事 柳 苏

189 细说中国茶道：

潮州功夫茶 雷 铎

195 水乡茶居 杨羽仪

199 西湖茶事 于冠西

辑三 茶话

209 喝茶 周作人

213 茶和交友 林语堂

221 《古今茶事》序 胡山源

227 戒茶 老 舍

- 229 喝茶 苏雪林
-
- 232 吃茶文学论 阿 英
-
- 236 喝茶 梁实秋
-
- 240 茶话 周瘦鹃
-
- 244 俗客谈茶 秦瘦鸥
-
- 248 茶 钟敬文
-
- 252 茶 马国亮
-
- 257 喝茶 杨 绛
-
- 260 我和茶 叶君健
-
- 264 清风小引 袁 鹰
-
- 267 嗜茶者说 韩作荣
-
- 273 茶话 老 烈
-
- 278 泡沫红茶 周志文
-
- 281 我们吃下午茶去!
董 桥

辑四 茶事

- 287 再论吃茶 周作人
-
- 293 茶淘饭 叶灵凤

295 茶之幸运与厄运

潘序祖

301 谈喝茶

唐鲁孙

305 寻常茶话

汪曾祺

311 品茶

贾平凹

316 说茶

邓友梅

322 我和茶神

邹荻帆

326 台湾饮乌龙

唐振常

329 一杯一壶

唐振常

332 风庐茶事

宗璞

335 粗饮茶

张承志

348 漫说茶文化

唐 擘

353 龙井寺品茶

韩少华

358 坐茶馆

舒 湮

364 孵茶馆

秦绿枝

辑一 茶 雅

关于苦茶

周作人

去年春天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不意在上海引起了一点风波,大约可以与今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相比,不过有这差别,前者大家以为是亡国之音,后者则是国家将兴必有祲祥罢了。此外也有人把打油诗拿来当作历史传记读,如字的加以检讨,或者说玩骨董那必然有些钟鼎书画吧,或者又相信我专喜谈鬼,差不多是蒲留仙一流人。这些看法都并无什么用意,也于名誉无损,用不着声明更正,不过与事实相远这一节总是可以奉告的。其次有一件相像的事,但是却颇愉快的,一位友人因为记起吃苦茶的那句话,顺便买了一包特种的茶叶拿来送我。这是我很熟的一个朋友,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是这茶实在太苦,我终于没有能够多吃。

据朋友说这叫作苦丁茶。我去查书,只在日本书上查到一点,云系山茶科的常绿灌木,干粗,叶亦大,长至三四寸,晚秋叶腋开白花,自生山地间,日本名曰唐茶(Tocha),一名龟甲茶,汉名皋芦,亦云苦丁。赵学敏《本草拾遗》卷六云:

“角刺茶，出徽州。土人二三月采茶时兼采十大功劳叶，俗名老鼠刺，叶曰苦丁，和匀同炒，焙成茶，货与尼庵，转售富家妇女，云妇人服之终身不孕，为断产第一妙药也。每斤银八钱。”案十大功劳与老鼠刺均系五加皮树的别名，属于五加科，又是落叶灌木，虽亦有苦丁之名，可以制茶，似与上文所说不是一物，况且友人也不说这茶喝了可以节育的。再查类书关于皋芦却有几条，《广州记》云：

“皋芦，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又《茶经》有类似的话云：

“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南越志》则云：

“茗苦涩，亦谓之过罗。”此木盖出于南方，不见经传，皋芦云云本系土俗名，各书记录其音耳。但是这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呢，书上都未说及，我只好从茶壶里去拿出一片叶子来，仿佛制腊叶似的弄得干燥平直了，仔细看时，我认得这乃是故乡常种的一种坟头树，方言称作枸朴树的就是，叶长二寸，宽一寸二分，边有细锯齿，其形状的确有点像龟壳。原来这可以泡茶吃的，虽然味大苦涩，不但我不能多吃，便是且将就斋主人也只喝了两口，要求泡别的茶吃了。但是我很觉得有兴趣，不知道在白菊花以外还有什么叶子可以当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山有栲”一条下云：

“山樛生山中，与下田樛大略无异，叶似差狭耳，吴人以其叶为茗。”《五杂俎》卷十一云：

“以菘豆微炒，投沸汤中倾之，其色正绿，香味亦不减新茗，宿村中觅茗不得者可以此代。”此与现今炒黑豆作咖啡正是一样，又云：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汤，云其味胜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闽中佛手柑橄榄为汤，饮之清香，色味亦旗枪之亚也。”卷十《记孔林楷木》条下云：

“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干而茹之，即俗云黄连头。”孔林吾未得瞻仰，不知楷木为何如树，唯黄连头则少时尝茹之，且颇喜欢吃，以为有福建橄榄豉之风味也。关于以木芽代茶，《湖雅》卷二亦有二则云：

“桑芽茶，案山中有木俗名新桑萸，采嫩芽可代茗，非蚕所食之桑也。”

“柳芽茶，案柳芽亦采以代茗，嫩碧可爱，有色而无香味。”汪谢城此处所说与谢在杭不同，但不佞却有点左袒汪君，因为其味胜茶的说法觉得不大靠得住也。

许多东西都可以代茶，咖啡等洋货还在其外，可是我只感到好玩，有这些花样，至于我自己还只觉得茶好，而且茶也以绿的为限，红茶以至香片嫌其近于咖啡，这也别无大道理，单因为从小在家里吃惯本山茶叶耳。口渴了要喝水，水里照例泡进茶叶去，吃惯了就成了规矩，如此而已。对于茶有什么特别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这未必然。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这也未必然。那么为什么诗里那么说，为什么又叫作庵名，岂不是假话么？那也未必然。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必要

说明,还是去小学上找罢。吾友沈兼士先生有诗为证,题曰《又和一首自调》,此系后半首也:

端透于今变澄彻 鱼模自古读歌麻
眼前一例君须记 茶苦原来即苦茶

二十四年二月

(原载《益世报》,1935年3月13日)